

主要人物表

程天送——该书主人公，身世曲折，曾做过苦工、钱庄学徒，后成为金融家、实业家。

汪老太爷——汪氏家族老掌门，曾任新安商会会长。

汪老太太——汪老太爷夫人，汪仁福、汪仁康之母。

汪仁福——汪家大爷，汪老太爷长子，汪老太爷去世后成为汪家掌门。

汪仁康——汪家三爷，汪老太爷三子，留学美国，实业家。

郑氏——名郑淑芬，汪仁福之妻，汪家大奶奶。

何姨太——名何元琴，汪仁福之妾。

沈碧云——汪家二奶奶，出家后法名明慧。

吴氏——名吴秀媛，汪仁康之妻，汪家三奶奶。

汪文静——汪家大小姐，汪仁福之女，郑氏所生。

汪文雅——汪家二小姐，汪仁福之女，郑氏所生。

汪文南——汪家少爷，汪仁福之子，何姨太所生。

汪文梅——汪家三小姐，汪仁康之女，吴氏所生。

郑怀如——鸿泰庄总号经理，汪家三朝元老，人称怀叔。

狗子——程天送同村好友，大名程国良，鸿泰庄伙计。

顺子——鸿泰庄伙计。

老宋叔——鸿泰庄大伙计，后为武汉分号经理。

何元根——何姨太之兄，曾任汪家屯溪分号经理。

何贵——何元根之子，鸿泰庄伙计。

鲍翰源——鲍家大爷，鲍清源之兄，罗丝之父。

鲍清源——鲍家二爷，鲍翰源之弟，金融家、实业家。

罗丝——鲍家小姐，鲍翰源之女。

程德水——程天送养父，教书先生。

程母——程德水之妻，程天送养母，书中称天叶娘或天送娘。

程天叶——程德水之女，程天送之姐。



第四十五章 华商的权益

一

炮弹事件平息后,汪仁福回到了上海。文南听说爹回来了,便兴冲冲地跑来了。汪仁福问了一下钱庄的情况,文南说都好、都好。因为是淡季,钱庄里的事相对较少,汪仁福也没有多问。文南按捺不住,好几次都想把买金矿的事说出来,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再过一段时间就是爹的寿诞了,他要把这当做大礼送给父亲。

汪仁福的寿诞家里向来重视,虽然时间还早,但大奶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。这天中午吃饭时,全家围着饭桌又说起了寿诞的事。

大奶奶说:“你爹的寿诞就要到了,你们都准备了什么礼物送给你爹啊?”

文静说:“爹,我织了一件毛背心。爹的胃不好,穿上它可以保暖御寒。”汪仁福说:“好啊。”

文雅不甘落后,抢上来说:“爹,我给你做了一双呢护膝。爹的腿关节阴雨天常常痛,穿上它就会好多了。”老太太说:“瞧瞧这两个丫头,多贴心啊!”

文梅这时呜呜啊啊地比画起来。三奶奶说:“瞧我们梅梅急了,她也给她大伯准备了礼物。”汪仁福说:“哦,梅梅,你给大伯准备了什么?”

文梅转身跑了出去。不一会儿,她取来一幅画,递给汪仁福。画上画的是一棵涂色的牡丹。“哟,这是梅梅画的?”汪仁福一边看着一边问。梅梅点着头。汪仁福说:“画得好,画得真好!”

三奶奶说:“这孩子现在迷上画了。我问她,为什么要画牡丹啊?她说,牡丹是富贵,送给大伯,就是要祝大伯富贵吉祥。”

“好,好,”汪仁福笑了起来,“大伯喜欢,喜欢!”

“哥,你怎么不说话?”文雅扭过头来看了文南一眼,“你准备了什么?”

文南喜滋滋地咧着嘴,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何姨太笑着说:“文南,问你话呢。”文南一伸脖子,拽了拽衣袖说:“我的礼物啊,说出来吓你们一跳。”

“吓谁啊?”文雅说,“别故弄玄虚了,谁又不是没见过。”

“哎,你别说,这回你还真没见过。”文南一撇嘴说,“你不信是吧?到时你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就别吹了,”文雅讥讽道,“牛皮吹破了,没人替你补。”“哼,我吹啊?”文南说,“到时看吧。”老太太说:“文南啊,你就别装神弄鬼了,说出来,让奶奶也听听。”

文南看了何姨太一眼:“娘,那我说了?”何姨太笑咪咪地点点头。“好吧,”文南说,

“既然老太太让说,我就说吧。这事我本想等到过寿那天给爹一个惊喜的,不过,你们都等不及了,那我就说吧。”文南转过头来看了父亲一眼。

汪仁福此时端起酒杯呷了一口,他对文南的话并不在意。放下酒杯后,他又拿起筷子,准备撷菜。这时,只听文南说道:“爹,我买下了卧凤岭。”

“卧凤岭?”老太太有些不解。“那是一个金矿啊!”文南向她解释说。

老太太哈哈大笑起来:“金矿?你没买下黄浦江吧?”她的话引起一片笑声。文南说:“老太太,这是真的!”

汪仁福手中的筷子慢慢放了下来。他似信非信地看着文南:“你说什么?”文南看着父亲的神态,心中一阵窃喜。他丝毫不怀疑这个消息会给父亲带来惊喜。

“是的,爹,我买下了卧凤岭!”他兴奋地说。汪仁福一下子傻了,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文南。文南似乎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他喜滋滋地说起了这件事的经过,极力强调这个金矿的价值,以及他如何费尽周折,稳中有细,当机立断。

何姨太也在一边帮腔说:“这个矿可是宝贝啊!听说可以开采一百年哩!”

啪的一声,汪仁福放下了筷子。“别说了!”他语调严厉地问,“谁让你这么干的?”

一瓢冷水泼了下来。饭桌上的气氛立时僵住了,大家都不说话了。文南愣了一下,有些委屈地说:“爹,怎么了?我做错了吗?”

汪仁福说:“这么大的事,你为什么不说一声?”“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?”

“糊涂!”汪仁福皱起眉头,他把碗筷一推,饭也不吃了。“备车!”他喝了一声。

大奶奶说:“这是要去哪啊?”汪仁福虎着脸,一声不吭地朝外走去。

文南连忙起身跟了上去,脸上的表情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。“去就去!”他心里想,“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。”

然而,到了卧凤岭,文南却吓了一跳。眼前的情景早已今非昔比,喧闹的采矿景象一去不返。展眼看去,空荡荡的山岭上到处是废弃的矿洞和乱七八糟的碎石、杂物,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了。文南简直惊呆了。“何贵呢?何贵呢?”他大声叫道。

买下金矿后,文南就安排何贵留在了这里,让他组织继续开采。文南还向他许诺说,等爹回来了,一定说服爹让他来当金矿经理。何贵兴奋不已,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。金矿交易达成后,他就打起了这个主意。如果这个想法能够实现,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作为经理,独当一面,自成一统不说,而且再也不用看人的眼色了,除了大爷之外。除此之外,他还坚信,用不了多久,金矿就会后来居上,成为汪家最引人注目的产业。到了那时,鸿泰的九大分庄都不在话下,程天送恐怕也得让他三分。

何贵越想越美,心甘情愿地留了下来。他还向文南保证,他会好好干,不会让文南失望的。可是,他根本没想到又一次中了骗局。华孚的一个职员对他说,要带他去看一看金矿的销售和加工渠道。这也是何贵正想知道的,便欣然应允。他便被带去了南京。就在这期间,金矿的人和设备全都悄悄地撤走了,而何贵却完全被蒙在鼓里,直到此时仍在南京跟着那些人七转悠八转悠哩。

文南找不到何贵,顿时慌乱起来。眼前的情况让他措手不及,简直有些蒙了。他四处乱找,不见一个人影,好不容易看见山坡上来了一个打柴的老汉,便忙不迭地跑过去,拉住他就问:“人呢?人都到哪去了?”老汉说:“你说谁啊?”

公堂审理，而元顺商号的官司则要汉阳县衙门处置。一边要求止付，一边要求兑付；一边是租界公廨公堂，一边是汉阳地方官府。谢秉魁夹在中间，两头吃起了官司。好比老鼠钻风箱，一时间，不知所措，焦头烂额。不久，报上便登出了消息。人们对这桩离奇的案子闻所未闻，不禁感到好奇，纷纷打听起来。武汉钱业也议论纷纷。这天是钱业公会的例会，大家的话题便集中到了这件事上。

赵秀纯喝着茶，默默地听着，不置一词。

天送因为庄内有事，来得晚了一些。他进来时，大家七嘴八舌正说得来劲，他笑嘻嘻地和众人打着招呼。有人问他说：“程老板，我们正在说魁爷哩。他的事，你也听说了吧？”天送说：“是啊。”

马二爷站了起来，朗声笑道：“我说天送老弟啊，这回该咱给他谢秉魁送碗酒了吧？”他的话引来一片笑声。天送也笑了，但随后便说：“马二爷，别这么说。都是钱业中的人，咱不能幸灾乐祸啊。”

马二爷有些不高兴了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天送说：“马二爷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说你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说说这事。”说着转过脸来，看了看赵秀纯说，“秀老，今天例会，大家都来了，咱们正好议一议这事吧。”

“议什么？”赵秀纯一下没明白他的意思。

天送解释说：“眼下这场官司闹得是满城风雨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恒祥是咱会员庄，何况魁爷还是会长。”

“他算个屁会长！”马二爷叫道，“哪有会长落井下石，黑了心整人的？”

天送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马二爷，你先别发火。这魁爷的好坏，咱姑且不论，可事关庄票——这和我们大家都有关，咱总不能不管吧？”

天送这一说，算是说到了要害。静了一会，大家又嘁嘁喳喳交头接耳起来，都说事关庄票，这事是不能不管啊。赵仲书这时站起来，挥了挥手说：“诸位，静一静，听天送老弟把话说完。”

“对啊，听程老板说！”有人附和道。

“那好，我就先说几句。”天送沉吟了一下，接着便说道，“这件事不是一件简单的官司，庄票的使用，这是钱业的信用。钱庄里唯票是认，向来认票不认人，这是原则。华孚的庄票，系内部失盗，责任在彼，恒祥凭票支付，何错之有？华孚这明摆着是嫁祸于人嘛！如果此例一开，不仅坏了业规，而且庄票的信用也会毁了。我请问一下，照这样的话，今后谁还敢用庄票啊？”

天送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，大家都说没错啊，是这理啊。看到自己的话起了效果，天送继续说道：“所以我说，这件事不是恒祥一家的事，而是咱整个钱业的事。如果庄票都失去了信用，那钱庄还何以为继，何以为存？因此，这件事我们不能不管。外人看热闹，咱们可不能这样！”

马二爷不服气地说：“天送老弟，你能不能别扯太远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事情没那么严重！”

天送说：“马二爷，这是咱的切身利益。再者说了，华孚洋行明明无理，却仗着是洋人，硬是骑到咱的头上拉屎拉尿，这公平吗？倘若让他们得逞，此恶例一开，今后，吾华商之尊

我会专门赔罪。”说着抬头四顾，“哎，程老弟呢？程老弟人呢？”

赵秀纯说：“天送庄里有点事，一会就到。”正说着，天送走来了。谢秉魁快步迎上去：“天送老弟啊，我都听说了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谢某真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啊，请受谢某一拜！”说着，单腿跪下。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天送一见连忙双手扶住。

谢秉魁眼眶里盈满了泪花：“天送老弟啊，谢某对不起你啊。自打你来武汉，我就把你看做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一心要除之而后快。我处处与你作对，一心要整倒你，将你赶出武汉。我对你做了那么多缺德的事啊，甚至还差点害了你和玉峰老弟的命！我该死，真该死！”说着，抬手抽起自己的脸颊。

天送急忙拉住他的手说：“谢会长，别这样。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。”

谢秉魁百感交集，他紧紧地握住程天送的手，动情地说：“天送老弟啊，路遥知马力，患难见真情。谢某落难之时，你能以德报怨，挺身而出，不瞒你说，事前我连想都没敢想。你不和我一般见识，你这肚里，真是能撑船、能跑马啊。谢某越想越惭愧。如今我才明白，与人为敌，自己为敌；与人为友，则友遍天下。过去，我是只看到自己眼皮子底下这一亩三分地。如今想想，实在是可怜、可笑，亦可悲啊！”天送说：“谢会长，你能这样想，真是太好不过了。我曾对秀老说过，《中庸》有言：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’你也看到了，大家抱成团，才有力量；携手同进，才能共盛共荣。”

马二爷说：“好了，别光站着说话了。今天，我们一来庆贺胜利，二来为魁爷压惊。大家都坐下来吧，我们边吃边谈。”

酒宴开始后，谢秉魁首先举杯：“这第一杯酒，我先敬大家。一是感激，二是谢罪。秀老、玉峰老弟，还有程老弟，以及在座的诸位，凡是过去我谢秉魁不到的地方，你们都别往心里去。从今往后，我要是再做对不起大家的事，我就不得好死！”他的话引来一片善意的笑声。

赵秀纯这时也端起酒来：“秉魁老弟，你今天能掏心窝子，老朽也借这个酒说两句。过去，大家面和心不和，互相提防，互相戒备，老朽也有诸多不到之处，值得反省。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既然是兄弟，就应该光明磊落，互相帮衬。天送来了之后，武汉钱业有了新局面，来之不易啊！老朽在这里带头表个态，今后我们西帮要打破门户，抛弃过去，与诸位一起共荣共兴。谁要是破坏这局面，大家共讨之，共诛之！”“好！”众人拍起手来。

谢秉魁激动起来，他说：“我还要再说一句，我这个会长不称职。我提议，由天送老弟来接这个班，大家说好不好？”众人都说好。

天送推辞道：“岂可，岂可，诸位前辈在上，天送岂敢不自量力？”

马二爷说：“怎么不能啊？有志不在年高，自古英雄出少年。比干十二岁当宰相；甘罗十二岁做太宰；东吴小周瑜，七岁学兵法，十三岁出掌水师大元帅，后来赤壁一战，火烧曹军，那是大胜而归啊……”赵仲书打趣道：“我说马二爷，你这说上书啦？”众人大笑。

赵秀纯说：“天送啊，我看大家都是真心的，你就不必推辞了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辈更比一辈强啊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”

“说得对！”

众人一片欢呼，气氛达到了高潮。

酒宴结束后，天送回到庄里。胡东阳这时已经睡下了，天送按捺不住，摇醒他说：“胡

方面主持总号的工作，一方面着手算大账的准备。

汪仁福的病情让天送感到震惊和难过。看着汪仁福生活不能自理、口齿不清、笨手笨脚的样子，天送心里颇不是滋味。想到怀叔刚走，大爷又病倒了，天送不禁隐忧顿生。汪仁福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他还说，有天送在他可以放心，言语中已有托付重任之意。

腊月上旬，鸿泰各大分号的经理们陆续抵达了上海。由于汪仁福生病、郑怀如去世，今年的算大账比起往年少了许多欢乐的气氛。天送心里空落落的。往年的算大账都是由怀叔主持，如今斯人已去，天送感到说不出地惆怅和忧伤。直到现在，他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。在唰啪的算盘声中，他觉得怀叔还坐在那里，正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他……

几天之后，大账顺利地算完了。各庄的业绩都令人满意，尤其是采木和武汉新庄后来居上，引人注目，更让人喜出望外。红账公布之后，压抑的气氛逐渐退去，人们的笑声又开始回荡起来。按照往年的惯例，大账算完之后，接下来便要进行分红和庆祝，今年当然也不例外。有关安排早几天就进行起来了。厨房里请来了上海最有名的大厨，院子里也搭好了戏台。这是一年一度盛大的节日，甚至比过年还热闹。鸿泰从上到下喜气洋洋。每个人都将拿到不菲的红利，各庄经理还会拿到可观的身股，然后美美地吃上一顿，回家过年。

会餐之前，汪仁福来到了客厅。他是坐在轮椅上由老五推着来的。自打病后，他显得苍老了许多，脸色苍白，身材消瘦，看上去十分虚弱，但他的眼睛依然有神，早已恢复了以往的镇定和自信。各庄经理纷纷起身致意，齐声叫着大爷。汪仁福挥手让大家坐下。

众人落座之后，汪仁福没有急于说话，他神情严肃，显然要说的事至关重要。按照他的吩咐，仆人在每个经理的面前摆上纸笔。这一做法有点不同寻常。带着几分好奇，各庄经理互相看了看，不免暗自猜测。汪仁福开口说话了：“怀叔过世几个月了，总号经理一直空着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家不可一日无主。今天，趁这个机会，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你们看谁来干最合适？”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人要开口说话了，但汪仁福摆摆手制止了他们。汪仁福说：“都不要说话。现在你们写下来吧，就写在面前的纸上。”

经理们明白了，原来汪仁福摆上纸笔是为了这个。他们开始写了起来，不一会儿都写好了。老五把大家写好的纸一一收了上来，呈送到汪仁福面前。汪仁福一张张地看着，脸上慢慢露出了微笑。九大分号的经理（其中老宋代表武汉庄）无一例外地都写着一个名字：程天送。

这个结果本在意料之中。汪仁福早在生病期间，便痛定思痛，决定接受怀叔的建议，把总号交给天送。不过，让他担心的是天送毕竟太年轻。倒不是担心天送的能力，而是怕他不能服众。钱庄是个极其讲究资历的地方，汪家的那些老经理，很多都是天送的前辈。事前，汪仁福曾悄悄找过戚经理、黄经理，他们都是鸿泰元老级的经理，与怀叔属同一辈人。汪仁福向他们征询意见，没想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力荐天送，认为此人大才可用，既魄力过人，又胆大心细。尤其是对他知难而进，前往武汉打开局面，深表敬佩。

汪仁福心里有底了。今天他举行这次公开的笔荐，与其说是摸底，还不如说是统一认识。他相信笔荐的结果必然是天送无疑，但这众口一词的局面还是让他有些意外了。看来，天送的威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。他的担心完全多余。

文静的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，顺着面颊扑簌簌地滚落下来。她感到高兴，又感到悲伤。高兴的是，天送是爱她的，而且爱得那么诚挚；悲伤的是，直到现在她才知道这些，但为时已晚。文雅从外边走了进来，看见文静在哭，不禁吓了一跳。“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
文静放下信，转过身去。“他为什么骗我？”

“谁？”

文静不说话。文雅看了看桌上的信：“是天送的？”文静点点头。文雅拿起信来。

“你说，他为什么要骗我？”文静这时又说。

“也许，”文雅支吾道，“也许，他也许有苦衷吧。”

“什么苦衷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”文静追问道。

文雅撑不住了，她说：“姐，有些事，娘、娘她不让我说……”

“说啊！”文静陡然喝道。

文雅抖了一下，带着哭腔说：“是娘，都是娘。她找了天送，让他离开你。还有，她把天送送你的生日礼品也扣下了……”

“这是真的？”

文雅点点头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“我……”

文静闭上眼睛，泪水再次从眼眶里喷涌而出。第二天吃早饭时，文静迟迟没有露面，大奶奶差人去叫时，才发现她不在房间。起初大奶奶倒也没在意，以为她有事出去了，心里还埋怨她有事也不说一声。直到晚上，她仍然没有回来，大奶奶这才觉得不对头了，连忙到她房间察看，结果大惊失色——文静的换洗衣服和随身用品都不见了。

“不好，这丫头跑了！”大奶奶失声叫道。

二

文静的出走在汪家引起了一片慌乱。老太太急得直跺脚，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出了这事？家里的乱子一个接一个，不免让她心烦意乱。松年闻讯赶来了，他也很着急。从昨晚到现在文静一直没去他那里，他也不知道她的消息。派往学校的人也回来了，说是大小姐根本就没在学校露过面。这丫头能去哪儿呢？大家不免担心起来。汪仁福吩咐九叔，要他多派些人，凡是文静可能去的地方都要打听。可几天下来，一无所获。老太太急得茶饭不思，开始骂起人来。大奶奶只好劝她不要着急，她对老太太说：“文静都这么大了，不会出事的。”

老太太怒道：“你别跟我说这些，要是找不到人，我可不答应！”

就在汪家心急火燎地四处寻找时，半个多月后的一天，文静出现在了云梦庵。正是用斋的时候，晚钟在空中一声声地回荡。一个小尼走到明慧的身边低语了几句，明慧便放下碗走出了斋堂。此时，文静坐在院内的石凳上，连日的旅途劳顿已经使她筋疲力尽。明慧意外地看着她，不禁叫了起来。

“文静！你怎么来了？”明慧一边说，一边下了台阶向她走了过去。

“二婶！”文静扑上去，呜呜地哭起来。“我要出家，我要出家……”她连声说着。

明慧说：“瞧你，瞎说什么呢？快进屋去。”说着，拉起她穿过院子，向自己的房间走去。

文静一边走一边哽咽着。天送的信和文雅的话让她如梦初醒，她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她感到气愤，不能容忍，当晚以泪洗面，一夜未眠，天一亮她便去找天送了。天送已经起床了，坐在院子里发呆。昨晚他喝得太多了，直到现在头还隐隐作痛。文静的出现让他吃了一惊。

“我都知道的，”文静说，他们来到了一处空旷的树林边谈了起来，“景辉都告诉我了，还有你的信。”

天送笑了一下，口气中含着自嘲：“其实没有必要了，我没想到景辉还留着这封信。”

“为什么没必要了？你还想瞒多久？”文静不悦道。

“没有啊……”“还说没有，要不是景辉把信给我，你不是要一直瞒下去吗？”文静说着，声音忽然哽咽了，眼泪流了下来。

天送看着她，心里也难过起来。他向她解释说，他不是有意瞒她，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。“是我娘吗？”文静打断他的话。天送默然。

“我都知道的，是她逼你的，对不对？”文静又问。天送还是默然。

文静换了一种方式接着说：“那你告诉我，你信中写的是不是你的真心话？”

这一次，天送点点头。

“那好吧，”文静说，“既然如此，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！”

天送让她的话惊呆了：“这、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文静说，“我要宣布取消订婚！”

天送摇起头来。

“你不愿意？”“不。”

“你害怕了？”“不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天送沉默着，陷入了沉思。“说话啊！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文静看着他，急切地催促道。

天送抬起头来，看了看远处正在消散的雾气，许久才开口说：“文静，这样不行。你想过后果吗？这件事牵涉的人太多了。如果取消订婚，松年会怎么想？还有你们家和余家。他们都会受不了。我们不能光为自己着想，还得为别人想想。我们不能太自私了。”

天送的话说得理智，但却出于真诚。他的理性并非由于世故，而是责任。他觉得自己不能像文静那样任性，他应该像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那样保持足够的理性。可文静却听不进去，她说：“别和我说道理，我不管这些。他们逼迫你，欺骗我，你为这个想，为那个想，可有谁为你想了吗？我只要你说一句，你还爱不爱我？”

天送点点头。“那你听我的。”

“不，文静，我做不到。我不能这样……你知道我心里非常痛苦，这几天，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，都在想着这件事。也许这就是命吧。文静，我很感谢你。我会记住你的爱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的眼圈红了。天送扭过脸去，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然后从脖子上取下一样东西。“文静，我想把这个送给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文静低头看去，是一把长命锁。文静知道，这把锁天送从小就戴着，这是他的心爱之物。

天送说：“不用，他想要自会来找你，否则你喊他爹也白搭。”天送一副笃笃定定的样子，派人通知唐老彦那边加紧制作。

狗子小声嘀咕说：“这大哥怎么也不急？”顺子说：“急有什么用？看他那样儿，说不定早有底盘了。”

两人嘀咕了半天，也没嘀咕出个名堂来。两个多月后，好消息传来了。这天一大早，鲍清源就带信来了，让天送赶紧去一趟。

“鲍叔，你找我有事啊？”天送一进门便问道。

鲍清源说：“你自己看吧。”他把一份英国报纸递过来。天送草草地看了一下，便兴奋地叫起来：“成了？”鲍清源说：“是啊，剑潭雾毫输入英国后，大受欢迎，连英国王室也对茶大加称赞。你看这报纸上都登出来了。”“太好了！”

天送说，“这下不用愁了，我看桑普森马上就会找上门来。”

“哦。”鲍清源笑了起来，他拿起一份电报说，“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打来的，他在英国茶业公司供职，伦敦方面已经电告在华英商抓紧订货。他们这是要趁热打铁啊！”

“太好了，那我可是求之不得啊！”

就在鲍清源与天送谈话没多久，桑普森也把董小辫召到了大班间。“你看看吧，这是伦敦来的电报！”他把一张电报扔到桌子上。董小辫看完电报，满脸惊诧：“这怎么可能？剑潭雾毫怎么会到英国？”桑普森说：“他们通过了汇丰。”

“你是说鲍清源？”

“正是，他们通过鲍把茶输了出去。”

“真没想到，程天送还有这一手！”

“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。”桑普森说，“不管它是怎么出去的，眼下剑潭雾毫在伦敦可是大受青睐，不仅在整个茶市受到追捧，而且受到了王室的赞赏。价格节节攀升，简直是炙手可热。总部要我们尽快搞到货。董，你马上去办！立即去找鸿泰。我们必须把这种茶搞到手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可是，桑普森先生，”董小辫说，“我们不能向鸿泰低头。这是引狼入室，将来肯定会有大麻烦的。”

“没那么可怕，”桑普森听不进去，“一个鸿泰，一个小小的程，他们翻不了天。眼下，我们需要剑潭雾毫，你马上去办吧！”

“桑普森先生……”

“马上去！”桑普森不耐烦地打断他，声音变得严厉起来。董小辫只好照办。但他没有去找程天送，而是去找了许晴川。

“剑潭雾毫，你让我上哪去弄啊？”许晴川抓着脑袋，一筹莫展。

董小辫说：“上哪弄，这得你来想办法。”

许晴川说：“可这剑潭方圆百里的茶山全让汪家给买断了。他们早有准备啊。”

董小辫说：“这我知道，要是好弄的话，我来找你干吗？”

许晴川咂着嘴说：“难办，这事太难办了。”

董小辫说：“难办不难办，我话是讲到了。能不能搞到，那是你老弟的事。我是好心告诉你。你真要搞不到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只好去找汪家了。”

“别，千万别。”许晴川叫了起来。

“你放心，”董小辏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走这一步的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这桑普森逼得紧，你也得为我想想。许老弟，我可提醒你哦，这汪家一旦与桑普森搭上关系，那就没你们的戏了。”

“可、可是……”许晴川犯起难来，“你这么急着要货，我上哪找啊？”

“这我就管不到了。”

“哎，少爷，”猫眼这时开口说话了，“要不咱找程大人想想办法？”

“找他？他能有什么办法？”许晴川说。

猫眼说：“这我倒没想好，不过，他是知府，这徽州地界上的事，可都归他管。”

“嗯。”猫眼这一说倒提醒了许晴川，他说，“对啊，要不咱就回去找找他？董老兄，你看如何？”

董小辏说：“我可不管你们找谁，我只有一个月，许老弟，要是没货，那我只好去找汪家了。”

许晴川说：“那好吧，你要多少？”“一百担。”

“这么多？！”“至少如此！”

二

文静呆呆地坐在床边，看着长命锁出神。油灯闪烁着，四周万籁俱寂。她来云梦庵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可是仍然不能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。汪家接信后，多次派人来接她回去，她都拒绝了。松年来找她，她也不见。后来汪仁福带着全家回到徽州，大奶奶亲自上山来找她，结果两人大吵了一通，不欢而散。大奶奶气得发火，明慧便劝她，说是孩子犟，不能硬来，还是缓一缓，让文静慢慢转弯吧。就这样，文静继续在云梦庵住了下去。

吱呀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文静从沉思中抬起头来，看见明慧端着水走了进来，便说：“二婶，我自己来吧。”说着上前接过盆。明慧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洗洗早点歇着吧。”

文静应了一声，取过毛巾开始洗脸。明慧说：“天送又来信了。”说着，她把信拿出来。文静低头洗脸，头也没回。明慧便把信放在桌子上。“天送要来徽州了，”她接着说，“听说要去剑潭收茶。”文静还是不说话，顾自洗脸。明慧又说：“他很惦记你，希望你能早点回家去。”“我不用他管！”文静赌气地说。

“瞧你，又说气话了。你不要怪天送，天送想的不是没道理。他有他的难处。”

“什么难处？还是心里没有我。”文静有些怨恨地说，“他为此着想，为那个着想，就是不为我着想。我算看透了，这些男人，没有一个是真心的。”

“既然看透了，那你干吗还要这样伤心？”“谁伤心了？”

“还说不伤心呢，都气成这样了。”

文静不说话了，神情黯然下来。她一边拧干毛巾擦着脸，一边声音低了下去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忘不了他。二婶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明慧说：“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天送也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对他说，凡事皆有缘。什么是缘？我也说不好，也许就是命吧。”明慧说到这里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她想到了自己的

“啥？你说啥？”黄公公撩起浮肿的眼皮，用手抹了一下嘴角的唾液。

“回黄公公的话，”小太监说，“徽州府汪家，就是那个进呈贡茶的，他们来了。”

“哦，你说贡茶啊，让他们进来吧。”不一会儿，小太监便领着天送和狗子走了进来。

他们到了近前，双双跪下，口称：“徽州小民给黄公公请安了。”

黄公公看了天送一眼，说：“你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小的程天送。”

“徽州府的？”“正是。”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“回公公，小的是汪家鸿泰庄的经理。”

“经理？”

小太监解释说：“就是掌柜的，南边叫经理。”

黄公公眼一瞪：“多嘴！——哦，起来吧。”黄公公对程天送说。

“谢公公！”

黄公公打了一个哈欠：“啊，你们的呈文我看了，难得你们有这份孝心啊！剑潭雾毫，乾隆朝时就是贡品，我查过内务府的册子，上边都记着哩。可惜后来这茶失传了。你们想着孝敬朝廷，真是难得，难得啊！茶样带来了吗？”

“带来了。”天送从狗子手中取过茶盒，双手呈上。小太监走过来，接过盒子递给黄公公。黄公公看着茶，眼中渐渐起了亮光。

“沏上！”他一声吩咐，小太监忙活开了。不一会儿，茶便沏好了，小太监斟满盏子端到黄公公面前。黄公公一边察看汤色，一边品了一口。“好茶！真是好茶啊！”他连声赞道。

天送说：“黄公公，我们大爷特别吩咐了，这批茶一下来就专门精制了一百担，准备进呈朝廷。徽州府已经报上来了吧？”黄公公说：“哦，报上来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来啊，给我查一查。”

小太监应了一声，便查起贡茶名册：“回黄公公，这册上是没有啊。”

天送与狗子偷偷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“来，我瞧瞧。”黄公公接过名册翻了一会儿，果真没有，“我就说嘛，这剑潭雾毫没印象嘛。”小太监说：“是啊，但凡贡茶，都得发放免税免检文书，小的也不记得发过嘛。”

“那就不对了，”天送说，“徽州府早报上来了，会不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？”

黄公公说：“也许吧，不过这不当紧，再补发一份就全齐了。来啊，马上给徽州府发文书。”

“难得你们有这份孝心啊，”黄公公又转向天送，胖脸上浮着笑容，“这事我会向太后老佛爷禀报的。”

三

一个僻静的小码头上，夜色沉沉。一伙人正在悄悄地装船。一队兵丁在码头四周护卫着，不让人靠近。借着朦胧的星光，隐约可见货包上写着“贡茶”字样。这批货就是程知府征收的剑潭雾毫。按照他的指令，货物装完后将连夜起程运往上海。

一切都在悄悄进行。神不知鬼不觉地，程知府已将这批茶暗中转到了许家的手上。

原以为这样文静会巴不得就坡下驴，可是她想错了。文静根本不见大奶奶，她把门关得死死的，而且撂下话来，再也不回去了。大奶奶隔着门好说歹说，丝毫不起作用。

眼看新年一天天近了，老太太发起火来。她说，文静要是再不回来，这个年就不过了。她一发狠，大奶奶和三奶奶都慌了起来，她们带着人去了云梦庵，先是唱白脸，后来又唱红脸，说是无论如何都要让文静回去。她要不走，就是抬也要把她抬走。

文静坚决不从。她说你们要来硬的，我就死给你们看。这一来，双方僵持住了。正闹得不可开交时，只听得前边院子一片乱。不一会儿，便听见有人喊：“老太太来了！”

大奶奶和三奶奶等人连忙迎上去，只见老太太在仆佣们的搀扶、簇拥下颤巍巍地走来了。

“静啊，静啊，你在哪？你在哪啊？……奶奶来了，奶奶来了……”老太太一路走着，一路唤着。众人一齐喊了起来，说大小姐快开门，老太太来了。文静这时再也憋不住了，她打开门，从里边跑了过来。“奶奶，奶奶……”她一边哭着，一边扑向老太太。

老太太心疼地搂着她说：“丫头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啊？告诉奶奶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奶奶……”文静呜咽着，泣不成声地叫着。

老太太恨恨地用手杖戳着地：“这帮不中用的东西！他们怎么你了？怎么你了！你说，你跟奶奶说，奶奶给你做主！”

文静说不出话，只是一个劲地流泪。

“好了，别哭了。”老太太说，“丫头啊，他们委屈你了，是不是？有什么委屈，你就和奶奶说，奶奶一定给你做主！”

“奶奶，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还不都是为了你啊！不管怎么着，你可不能不回家啊。有事咱们回家说，你不知道奶奶想你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文静点点头，心里一阵阵发热。“好了，别哭了，跟奶奶走吧，回家去。”老太太拉起她的手，用怜爱的目光看着她。文静的防线彻底瓦解了。“等等，我去收拾一下。”

没等她转身，明慧这时已经拿着一个包袱走过来。她早已替文静收拾好了。“回家吧。”她轻轻说了一句，慈祥的目光中含着由衷的欣慰。

二

天送娘和天叶从上海回来的第三天便下起雪来。她们比天送晚回来一些时日，主要是因为家里的房子正在修缮。今年的雪来得早，而且下得很大。刚进腊月，徽州府各地就先后降起了大雪。大雪断断续续一直下到正月。天送原先想好了，等母亲回来后就陪她一起去云梦庵看望明慧师父，可由于下雪，只好向后推迟了。

过年前，胡东阳来了一趟。他是来看望天送娘的。吃完午饭，雪又下了起来，胡东阳便住了下来。晚上他和天送坐在炭火盆旁闲聊。室外大雪纷飞，室内暖烘烘的。他们喝着茶，嗑着瓜子。谈起洋庄，天送说起了自己的想法。胡东阳一边听着，一边点起烟来，抽了两口。“你是说，大爷不同意？”他问道。

杜克说：“也许，中国的羊也会吃人。”说完之后，他看了桑普森一眼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鲍清源压抑住满腔的愤怒：“我明白了，你们要做吃人的老虎。那你们错了，中国有句俗话，叫路见不平有人铲。”

桑普森说：“你是说程天送吗？哼，他这是不自量力，以卵击石！我想，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自己完蛋！好了，鲍先生，现在请按我们的要求，立即停止，而且收回向鸿泰的全部借款。”

鲍清源说：“你在下命令吗？”

桑普森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强烈要求。”

鲍清源说：“我要拒绝呢？”

桑普森说：“这不可能！”

“是的，”杜克强调说，“这是英国银行，你必须立即停止！”

“可你没这个权力，除了泰勒先生……”鲍清源扭过头来看看泰勒。

泰勒似乎有些为难，他迟疑了一下说：“哦，鲍，你听我说，杜克先生他们，代表的是西商公会。”

鲍清源说：“你要我照办，是吗？”

泰勒耸耸肩：“我很遗憾，鲍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”鲍清源说，“好吧，随你的便吧！”他走到桌前，掏出钥匙，啪地放在桌上。

泰勒说：“鲍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干了！”鲍清源说，“明天你会看到我的辞呈。”说着，愤然而出。

桑普森釜底抽薪，天送再次陷入绝境。汇丰银行中止借款，他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，更让他不安的是连累了鲍叔。这天晚上，天送来到鲍家花园，陪着鲍清源坐了很久，他心里有些歉疚，但是鲍清源反倒安慰他说：“天送啊，别为我担心，这一步我早晚要走的。当初泰勒先生请我回国，一来我是思乡心切，念着碧云；二来我也想为华洋贸易做些事情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是这样做的。可如今我才明白，在强权者的眼里，我们永远只能是他们手中的棋子和工具。”

“鲍叔，你真准备离开汇丰了？”

“是的，我已交了辞呈。这样也好，我可以专门打理我的南华公司了。”

“鲍叔，我知道，你这样都是为了我。”

“不，不完全是为你。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活到今天，我才活明白了，自己的事，只能靠自己。天送，别泄气，你做的是对的。南华的账上还有五十多万，我可以借给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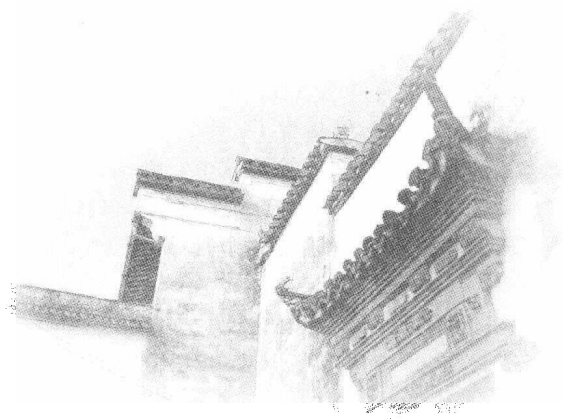
“鲍叔，我听说，这钱是你用来买煤的。”

“我已取消了订单。”

“鲍叔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天送，鲍叔能帮你的，也就这些了，但我知道，这些钱还不够，只有你自己再想办法了。”

第六十四章 汪鲍反目



倒塌的牌坊四分五裂，一片狼藉。废墟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柱子和石板。刻好的碑文也被砸碎了，好像一具大卸八块的尸体，被七零八落地扔在地上。

汪仁福坐在轮椅上呆呆地看着，久久不语。自从牌坊被拆毁后，他不止一次地来到这里，什么也不干，就这么呆呆地坐着，常常一坐就是半天。谁也不知道，他在想什么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在折磨自己。好像只有这样，痛苦才能稍稍减轻一点。

天色渐渐地暗下来，风也越来越大了。老五站在他的身后说：“大爷，起风了，还是回去吧。”汪仁福不说话，老五便沉默下来。

不知何时，远远地传来一阵马蹄声。老五循声看去。“好像是鲍二爷。”他说。

“鲍二爷？”汪仁福慢慢地转过头，“他来干什么？”老五摇摇头。

鲍清源一路快马加鞭，不一会儿便到了近前。汪仁福有些诧异地看着他，心里在想，也许他是来安慰自己的，他一定是听说了这件事。这个想法让他感到宽慰，眼下这种时候他很想找个知己拉拉心里话。可是，他错了。鲍清源到近前，跳下马来，几步跨到跟前。没容汪仁福开口，便把一个东西扔了过来。汪仁福低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家的药壶——正是他派老五送给二奶奶的。汪仁福吃惊不小，这东西怎么到了鲍清源手里？他来不及思考，鲍清源的话已像石头似的朝他砸过来：“汪仁福，这是什么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

汪仁福惊讶地抬起头来，直到这时，他才发现鲍清源的神情不对。他的脸色铁青，怒目而视，极度的愤怒使他面部的肌肉都扭曲了，变得狰狞可怖。

“鲍二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你心里明白，这是你派人送去的，是不是？”鲍清源的声音尖锐刺耳，充满了火药味，这让汪仁福很不舒服。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鲍清源这时又问。

“你要我说什么？”

“我要你说出真相！”

汪仁福默然了。

“汪仁福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鲍清源逼视着他说，“你害怕了，是吗？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，你就应当敢作敢当，说出真相！”

汪仁福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这是我让人送去的。”他举起药壶，并不否认。

“果然如此！”鲍清源愤怒了，“是你杀了她！”

“我等着，”汪仁福正在气头上，也毫不示弱，“我倒看看你能把我怎样！”

这场争吵使汪、鲍两家彻底撕破了脸面。汪仁福回到家里，余怒未消，满怀怨恨。大奶奶说：“没想到，鲍清源就是那个男人。”“是啊。”汪仁福说，“老太爷最担心的事，现在果然来了。”大奶奶抱怨地说：“把当年鲍家出事的账也算到了我们头上，这不是栽赃吗？这事可得说说清楚，不能就这样背黑锅啊！汪仁福摇头说：“还说什么啊？说不清楚了，这死结算是结下了。”

二

第二天一早，天送刚吃完早饭，九叔就来了，说是大爷让他去一趟。天送一推饭碗便去了。昨天发生的事让他很吃惊，也很难过。大爷和鲍叔都是对他有大恩的人，他们之间的反目是他最不愿看到的。至于他们闹翻的原因，他并不完全了解，只知道这事与明慧的死有关，但他并不相信汪家要存心害死明慧。如果想加害于她，何必等到现在？他们早就可以动手。他想，这里边可能有误会。不过，处在他的地位，有些事也不好多问。天送很苦恼，昨夜一宿未眠，都在想着这件事。

汪仁福已经在书房里等着他了。屋里烟雾腾腾，汪仁福让天送坐下，也不说话，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着烟，直到一锅烟抽完了，他才开口说话：“昨天的事，你都看到了。我想知道，你怎么想？”没等天送回答，他又补充道，“我是说，你站在哪一边？”汪仁福的话开门见山，一步到位。天送猝不及防，支吾道：“大爷，你和鲍叔都对我有大恩……我是说，我真不希望……”

“行了，”汪仁福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，“别的都不要说了。我知道你和鲍清源的关系，你就直接回答我，你想帮谁吧。”

这个问题显然不好回答。天送迟疑了一下，这时汪仁福又说话了：“怎么想就怎么说，不必多虑。无论你怎么想，我都不会怪你。如果你想走，我不拦你。”

天送惊讶地看着汪仁福，这话让他意外，他从没这样想过。“大爷何出此言？”

“哦，”汪仁福解释说，“我没有让你走的意思，我只是说假若……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和鲍家从此结下仇了，你要留下可以，但不能再向着他鲍清源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我明白，”天送说，“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不会把两者混为一谈。”

“嗯，那就好。”汪仁福对这个回答感到满意。他们又说了几句，话题便转到了九雁山。“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错误了。人无后眼啊。”汪仁福说到这里停了停，他看着天送，用征询的口气说，“如果我们现在撤股，我是说停止合作，你看，还有可能吗？”

“恐怕不行，大爷。这笔钱是用来赎约的，钱已被小西他们拿走了。除非有人买下我们的股份。”

汪仁福默然无语，面呈忧色。天送问：“大爷是不是担心今后的合作？”汪仁福点点头，天送说，“其实，大爷不必担忧。我以为，眼下合作可以照常进行。虽说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但古人云，私仇不及公。我们的合作，从大处讲，是为了赎约，这是为国家、为民族争利权，争发展之权。我了解鲍叔，他是个识大体、讲规矩的人，不会乱来的。”

“你有把握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照章办事，有法可循，况且我们与鲍家拥有同样的股份，在董事会里享有

汪仁福愈加愤怒,但他努力克制着:“难道我们真要成为敌人了?”

“是的,”鲍清源丝毫不掩饰,“我说过的,我们之间的账要一笔一笔地清算。”

“那就走着瞧吧。”汪仁福愤然离场。文南推着他走了出去。

三

董事会不欢而散。这时候最难受的莫过于天送了,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送走汪仁福后,他马上又折了回来,他要找鲍叔说个明白。他真不敢相信鲍叔会这么做。在他的印象中,鲍叔是一个慷慨大度、乐善好施、通情达理、极富同情心的人,可是他今天的举止完全判若两人。天送大感意外,同时也十分不满。大爷提醒过他,要他提防鲍清源,可他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。造成这样的局面,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他感到无法向大爷交代,心里很是焦虑不安。

天送来到鲍清源的办公室,两人单独进行了一次长谈。天送的情绪有些激动,他责问鲍清源为什么要这么干。“这不是背后捅刀子吗?我简直不敢相信,这是你鲍叔做的!”

鲍清源一直显得很平静,他不动声色地听着。直到天送说完了他才说:“这是我和汪家之间的事,你什么也不明白。”

天送有些恼火:“是的,有些事我是不明白,可不论如何你也不该这么做啊!我记得在南洋时,你不是一直教导我,做人要光明正大,要磊落坦荡吗?”

“那是两码事,”鲍清源回答说,“对朋友我可以是天使,对敌人我就是魔鬼。”

“难道你真相信是他们害死了明慧师父?”

“这是事实,我都弄清了。这仇一定要报的。”

天送摇着头,凭着对大爷、对汪家的了解,他不相信会是这样的!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,并对鲍清源分析说:“大爷没有理由要杀她啊!这么多年都过去了,如果大爷真要杀她,为什么不早动手,非要等到现在呢?”

但鲍清源不接受天送的观点,他说:“天送,你不懂,汪仁福老谋深算,他不会轻易杀人,只有当汪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,他才会这么干!”

天送说了半天,结果发现根本无济于事,他说服不了对方。谈话进行到最后,鲍清源也有些不耐烦了,他说:“天送,你不要再说了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如果你是来当说客的,那么现在你可以走了。”

天送张大了嘴巴,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鲍清源。停了一下,他向鲍清源要了一根雪茄,抽了几口,一边缓和自己的情绪,一边说:“鲍叔,你知道,我很为难。”鲍清源点点头:“我知道。”

“大爷本来是要退出的,是我劝他继续合作。”天送斟酌了一下词句,继续说,“眼下这样,合作已经很难继续下去。我们能退出吗?”鲍清源面无表情,他喷了一口烟说:“完全可以,这是你们的自由。不过,在他人收购你们的股份之前,我们仍将在董事会里为你们保留位置。”

这一回答冷酷无情,实际上是拒绝了天送的请求,天送瞠目结舌,无言以对。谈话进行不下去了,他只好起身告辞。回到芜湖庄时,天色已晚。汪仁福的房间里还亮着灯,天送走过去时,文南正好从里边出来。“你来干什么,这么晚了?”他不怀好意地问道。

摇着头，同情地看着他说：“快走，别惹事了。唉，算我倒霉，这车钱我也不要了，就算我白拉了。”董小辫说：“别，别呀，这钱我一定要给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算了，算了，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。”车夫拉着车走了。

董小辫茫然四顾，站了一会儿，他想到了许晴川。他们是多年的老关系了，如今他董小辫有难，许晴川不会不帮他。

董小辫找到许晴川时，许晴川酒足饭饱，刚从一家饭店出来。他一边剔着牙，一边向外边走去。猫眼和两个家丁跟在后边。天色已黑，忽然，门外的暗影里闪出一个人来，把他吓了一跳。那人衣衫破烂，浑身臭气。许晴川很恼火，他骂了一句，这时家丁们已经冲上来，把那人推到了一边。“臭要饭的，想找死啊！”家丁们恶狠狠地骂道。那人看着许晴川，大声喊起来：“许少爷！许少爷，是我啊！”

这声音好熟悉啊！许晴川定睛一看，认出了董小辫，不禁有些惊奇：“哎哟喂，我当是谁呢，这不是董爷吗？”“是我啊，兄弟我都等你老半天了。”董小辫像是见到亲人似的，心里一阵阵发热。许晴川斜起眼睛看了看他，声音却是冷冰冰的：“怎么，出来啦？”“托皇上的福啊。”董小辫握起双拳，朝着南面拱了拱，接着又说，“许少爷，知道我太太去哪了吗？”

“你太太？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刚才回家了，她已经搬走了，不知去了哪里。”

“是吗？也许离开上海了。会不会回老家了？”

“不会的，她打小就被卖了，不知道家在哪里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。”许晴川眼珠子转了转说，“没准又跟别人了吧？你想你都进去这么多年了，她能熬得住吗？我看你就别瞎折腾了。就算找到她又能怎样？瞧你这样儿，都落到这般田地了，还是别找不自在了！”

“这可不行，她是我太太，我的钱还在她手里哩！”

许晴川冷冷一笑，懒得再与他啰唆下去：“那好，你想找就找吧。”说着转身要走。董小辫连忙央求他借点钱，说自己身无分文，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。“许少爷，如今兄弟惨了，落到这步田地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过去是朋友，你就帮帮我吧。”他可怜巴巴地说道。

许晴川厌恶地看着他，心想这个丑鬼怎么还不死掉啊？真他娘的讨厌！这么想着，便伸手从袋里抓起一把铜板往地上一扔：“好吧，拿去吧。”

铜板掉在石板地上，叮当响着，四处乱滚。董小辫气得浑身发抖，但他只能忍着。直到许晴川的马车走远了，他才朝着马车远去的方向狠狠地啐了一口。

二

董小辫出狱的消息让小婊娟惊恐不安。她是听一个丫头说的。这丫头上街买东西回来后便告诉小婊娟，说是老爷出来了，正在四处打听太太哩。小婊娟吓了一跳，问她听谁说的。丫头说街上都在传这事哩，说是老爷遇了大赦，才被提前放了出来。这事千真万确，有人亲眼见到过老爷。

小婊娟立时紧张起来。董小辫入狱后，她就跟了许晴川，虽说没有名分，但两人明铺合盖，早已住在一起，成了实际上的夫妻。现在董小辫出来了，她当然很害怕，马上吩咐让